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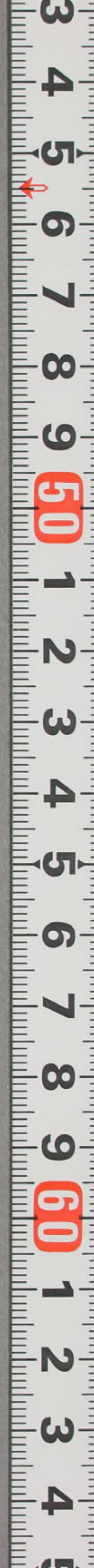
遺言類記

下

9

3640

3止



門 又伊8
編 2282
卷 3

門 口 9
號 3640
卷 3

遺言類記卷之六

吉江忠孝

淺山

志 氏

答清睿親王書

安藝 吉村駿 輯

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史可法

可法字憲之號道隣順天大興人祖應元
舉人官黃平知州有惠政語其子從質曰
我家必昌從質妻尹氏有身夢文天祥入
其舍生可法以孝聞舉崇禎元年進士授
西安府推官平劇盜可法廉信與下均勞

同治...

齊 氏

苦軍行士不飽不先食未授衣不先御以故得士死力十二年丁外艱歸服闋拜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因武備久弛奏行更新七事十七年四月朔聞賊犯闕誓死勤王渡江抵浦口聞北都既陷縞衣發喪會南都議立君張慎言呂大器等曰福王由崧神宗孫也倫序當立而有七不可潞王常澐神宗姪也賢明當立可法亦以為然鳳陽總督馬士英潛與阮大鍼計議主

立福王咨可法可法以七不可告之而士英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傑發兵送福王於是可法等迎王五月初三日王監國越二日命可法掌兵部事士英旦夕冀入相以可法七不可書奏之王而擁兵入覲可法遂請督師出鎮淮陽十五日王即位明日可法陞辭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士英即以是日入直尋詔可法祭告泗鳳二陵已而開府揚州六月

吳三桂乞師於清擊敗賊李自成自成棄
京師西走郡縣殺偽官據城自保可法請
速頒監國登極二詔慰山東河北軍民心
時清兵收附山東且聞南都新立攝政睿
親王遣官賫書貽可法可法表上其書勸
王為自強計自具答書十月赴清江浦遣
官屯田開封為經畧中原計自王家營而
北至宿遷最衝要可法自任之十一月舟
次鶴鎮謀報清兵入宿遷乃進至白洋河

令總兵劉肇基往援時自成既走陝西猶
未滅請頒討賊詔書言自三月以來大讐
在目一矢未加君父之讐置諸膜外夫庶
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穴胸斷脛得而甘
心況在朝廷顧可漠置臣願振舉朝之精
神萃萬方之物力盡并於選將練兵一事
庶人心可致天意可回可法每繕疏循環
諷誦聲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泣比清兵下
邳宿飛章報士英惕弗省而諸鎮遂巡無

進師意且數相攻弘光元年正月餉缺諸軍皆饑河上告警高傑進兵歸徐至睢州為許定國所殺部下兵大亂屠睢旁近二百里殆盡變聞可法流涕頓足歎曰中原不可為矣馳至徐州定傑軍士英忌可法威名乃奪其權四月朔可法移軍駐泗州護祖陵將行左良玉稱兵犯闕召可法入援抵燕子磯黃得功已敗良玉軍可法乃趨天長檄諸將救盱眙盱眙降可法一日夜奔還揚州檄各鎮兵無一至者降將李遇春持清豫親王檄抵城下招可法可法指數其罪遇春曰公忠義聞華夏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也可法怒發矢射之豫王欲生致之麾諸軍攻姑緩復遣人貽以書不啓輒焚之王知其意堅攻始急監軍副使高岐鳳等踰城降城中勢益單越二日可法作書寄母妻呼部將史德威訣曰死當葬我高皇帝陵側不能梅花嶺下可也

即探甲上城，豫王復以書招之。可法守愈固，相拒七晝夜。清兵四面環擊，可法禱諸天，發礮擊傷數百人。豫王怒，自督勁卒用巨砲悉力攻城。西北隅崩，聲如雷，守陴者猶不退。發矢如雨，城下死者山積。清兵翻藉以登城，遂陷。時四月二十五日也。先是，可法謂莊子固曰：「城一破，托君剗辦之，子固姑許之。」是時引頸相向，子固不忍，可法急拔刀自刎。子固與參將許謹共抱持之。

血濺滿衣袂，未浹復命。德威加刃，德威泣。可法罵之亂兵，至擁之下城，而謹與子固已中飛矢死。一將挾之出小東門，可法大呼曰：「我史閣部也。」可見汝兵主，遂見豫王。王勞之曰：「累以書招而先生不從，今忠義既成，可為我收拾江南。」當不惜重任。可法曰：「我來此祇索一死耳。」王命將宜爾頓勸之三日，終不屈，乃殺之。知府任民育等皆死。揚州既陷，五日，史德威報赴南京舉朝。

震驚不知所出。又數日，福王出奔太平京。師潰，可法為督師行，不張蓋，食不重味，夏不筵，冬不裘，寢不解衣，小冠窄衣，與部卒雜處，短小精悍，面黑色，兩目爍爍有光。將士懾伏，年四十餘，無子，其妻欲為置妾，大息曰：「王事方殷，敢為兒女計乎？」歲除，遣文牒至，夜半索酒，庖人報殺肉已分給將士，無可佐者，乃取鹽豉下之。素善飲，數斗不亂，在軍中絕飲，是夕進數十觥，思先帝法，然淚下，凭几卧。比明，將士集轅門外，門不啓，左右遙語其故。知府任民育曰：「相公此夕卧，不易得也。」命鼓人仍擊四鼓，戒左右毋驚相公。須臾，可法寤，聞鼓聲，大怒曰：「誰犯吾令？」將士述民育意，乃獲免。可法死，覓其遺骸，天暑，眾屍蒸變，不可辨識。踰年，家人舉袍笏，招魂葬於梅花嶺。其後四方弄兵者，多假其名號以行，故時謂可法不死。部將史德威奉遺命為子，云閩中立國首。

贈太師謚忠靖

南中向接好音。法隨遣使問訊。吳大將軍未敢
遽通左右。非委隆儀於草莽也。誠以大夫無私
交。春秋之義。今倥偬之際。忽捧琬瑋之章。真不
啻從天而降也。循讀再三。殷殷致意。若以逆賊
尚督天討。煩貴國憂法。且感且愧。懼左右不察。
謂南中臣民偷安江左。竟忘君父之怨。敬為貴
國一詳陳之。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愛民。
真堯舜之主也。以庸臣誤國。致有三月十九日
之事。法待罪南。樞救援無及。師次淮上。凶問遂
來。地坼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無君。雖肆法
於市朝。以為泄洩者之戒。亦奚足謝先皇帝於
地下哉。爾時南中臣民哀慟如喪考妣。無不拊
膺切齒。欲悉東南之甲。立剪兇仇。而二三老臣
謂國破君亡。宗社為重。相與迎立。今上以係中
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孫。光宗猶子。而大行
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順。天與人歸。五月朔日。駕
臨南都。百姓夾路歡呼。聲聞數里。羣臣勸進。今

上悲不自勝讓再讓三僅允監國迨臣民伏闕
屢請始以十五日正位南都從前鳳集河清瑞
應非一即告廟之日紫雲如蓋祝文升霄萬目
共瞻欣傳盛事大江湧出栴梓數十萬章助修
宮殿豈非天意也哉越數日遂命法視師江北
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
走逆成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闕撫
輯群黎且罷雞髮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
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跪北向頂禮
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息面報已乎謹於八
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
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乃辱明誨引春秋
大義來相詰責善哉言乎然此文為烈國君薨
在子應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其君者立說耳若
夫天下共主身殉社稷青宮皇子慘變非常而
猶拘牽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
沸倉卒出師將何以維系人心中號召忠義紫陽
綱目踵事春秋其間特書如莽移漢鼎光武中

興不廢山陽昭烈踐祚懷愍亡國晉元嗣基徽
欽蒙塵宋高續紘是皆於國讐未剪之日亟正
位號綱目未嘗斥為自立率以正紘予之甚至
如玄宗幸蜀太子即位靈武議者庇之亦未嘗
不許以行權幸其光復舊物也本朝傳在十六
正紘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仁恩遐被
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載在盟府後以小人
構讐致啓兵端先帝深痛疾之旋加誅僂此殿
下之所知也今痛心本朝之難驅除亂逆可謂
大義復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止歲輸以金
繒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貴國萬念世好
兵以義動万代瞻仰在此一舉若乃乘我蒙難
棄好崇讎規此幅幘為德不卒是以義始而以
利終為賊人所竊笑也貴國又豈其然往者先
帝軫念潢池不忍盡戮剗撫互用貽誤至今今
上天縱英武刺刺以復仇為念廟堂之上和衷
體國介冑之士飲泣枕戈忠義民兵願為國死
竊以天亡逆闖當不越于斯時矣語曰樹德務

滋除惡務盡今逆賊未服天誅謀知捲土西秦
方畝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
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
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洩敷
天之憤則貴國義問昭耀千秋本朝畝報惟力
是視從此兩國世通盟好傳之無窮不亦休乎
至于牛耳之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不日抵燕
奉盤盂從事矣法北望陵廟無涕可揮身蹈大
戮罪應萬死所以不即從先帝於地下者實為
社稷之故傳曰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法處
今日鞠躬致命克盡臣節而已即日獎帥三軍
長驅渡河以窮狐鼠之窟光復神州以報今上
及大行皇帝之恩貴國即有他命弗敢與聞惟
殿下實照監之弘光甲申九月十五日

勅本曰案東華錄稱東公答書實錄不載
其原書尚存內閣用紅帖寫印文曰督師
輔臣之印首列銜款云大明國督師兵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東其頌首謹啓大清
國攝政王殿下每頁作四
行寫并擡頭共二十字

左懋第字仲及號蘿石萊陽人崇禎四年

進士授韓城知縣有異政遭父喪三年不
入內寢事母盡孝福王立擢右僉都御史
巡撫應天徽州諸府時清兵連破李自成
朝議遣使通好而難其人懋第母陳歿於
燕懋第欲因是返匱葬請行乃拜兵部右
侍郎與左都督陳弘範太僕寺少卿馬紹
愉偕王令齋白金十萬兩幣帛數万匹以
兵三千護行八月舟渡淮十月朔次張家
灣清攝政王令許百人從行懋第衰經入
都門至則授四夷館懋第曰我奉命通好
而夷館授我是以屬國見待也我必不入
乃改鴻臚寺十四日清內院剛林責朝見
懋第欲以客禮反覆折辯聲色俱厲明日
索國書懋第不答以所贖金幣及陵工之
稿先之剛林厚為客禮待之懋第請祭告
諸陵及改葬先帝不可則陳太牢於旅所
哭而奠之即以是月二十有八日遣歸出
都弘範已輸款請身赴江南招諸將劉澤

清等降附而留懋第等勿遣乃自滄州追
 還改館大醫院明年正月以蠟丸奉表南
 京道梗不得達三月十九日為哀表望祭
 先帝哭失聲六月聞南京失守慟哭不食
 命難髮堅不肯收入獄陳用極王一斌張
 庚左王廷翰劉縞五人俱從入攝政王雅
 敬懋第欲生之諭降不屈乃引出至市王
 又遣騎諭者三終莫應懋第顧謂五人曰
 得毋悔乎用極曰求仁得仁又何怨懋第
 向北再拜曰臣等事大明之心盡矣端坐
 受刑行刑者亦揮淚懋第之在大醫院也
 處之恬然讀書不輟凡中朝降臣來者必
 遭叱罵朝士亦憚其忠直遂不敢見。

勘本曰左司馬臨難題絕命詞曰漠漠黃
 沙少鴈過片雲南下竟如何丹旆碧血消
 難盡蕩作寒煙總不磨一時風沙四起都
 民為之罷市○佚史曰陳弘範賣懋第得
 候明年六月十又九日病
 亟連稱老爺至哀呼而死

金聲字正希休寧人好學工舉子業名傾
 一時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庶吉子明年十

一月清兵逼都城聲慷慨乞面陳急務帝
即召對平臺退具疏言臣書生素矢忠義
遭遇聖明日夜為陛下憂念天下事夫通
州昌平都城左右翼宜戍以重兵而天津
漕艘所集尤宜亟防今天下草澤之雄各
效用國家者不少在破格用之耳臣所知
申甫有將才願仗陛下威靈與之練敢戰
士為國家捍禦強敵疏入立召申甫授副
總兵以聲為御史監其軍已而全軍覆沒
聲亦遂謝歸鄉郡多盜聲團結義勇為捍
禦十六年冬廷臣交薦起為修撰會母卒
未上而京師陷福王擢左僉都御史堅不
起乙酉夏清兵破南京列郡望風迎降聲
糾集士民保績溪黃山分兵扼六嶺邱祖
德吳應箕等多應之乃遣使通表閩中唐
王授聲右都御史總督諸道軍拔旌德寧
國諸縣已而清兵攻績溪九月徽故御史
黃澍詐稱援兵入績溪聲見其著故衣冠

而髮未薙信之城遂破被執語門人江天

十曰子有老母不可死對曰天十同公起

兵可不同公狗義乎引詣通濟門聲謂刑

者曰但絕我氣無斷我頭撚鬚仰面死唐

王贈禮部尚書謚文毅天一字文石歛諸

生贈禮部主事江主事文石家貧好學其

殉獻賊難自沉於江世居歙之寒江村為

博士弟子既乃授徒淮上晚年厭棄舉業

慨然有澄清志奉金先生講學里中先生

起兵參其事櫻險固守勞最多及先生受

執揮之去文石亟歸拜其祖母并家

廟曰吾首與金公舉事義不能使公獨死

也復頌之及噉曰我金翰林參軍江天一

也并執之其族孫孟卿者從之亦見殺妻

孥並沒入官其友閔

導古等購屍殯之

勤本曰文毅金先生平居著論原本性情

每製一執兀坐蒲團或半日或終日起則

一揮就神情孤遂筆力堅銳論者謂其棄

鬼取神棄骨取髓縱橫穿穴而又不越乎

法度與震川

侯峒曾字豫瞻號廣成嘉定人天啓五年

進士崇禎中召為順天府丞未赴而京師

陷福王用為左通政辭不就及南京覆州

縣多起兵自保嘉定士民推峒曾為倡偕

里人黃淳耀馬元調夏雲蛟等誓死固守。清兵來攻，峒曾乞師於吳淞總兵官吳志葵。志葵遣游擊蔡祥以七百人來赴一戰。失利，束甲遁。外援遂絕，城中矢石俱盡。七月三日大雨，城隅崩，架巨木支之。明日雨益甚，城大崩。清兵入，峒曾與其子元演元潔猶立，睥睨間指揮巷戰。鄉民爭欲扶之去。峒曾曰：「我既與城守，城亡俱亡，去何之？」趨歸拜家廟，將溺于池。叱二子速去，二子痛哭，願從死，相抱入水，未絕而兵至，鉤出之。取峒曾首，號令徇城。有金生者，夜竊其首藏篋中。峒曾之叔自野輿棺入，收其屍。方殮，有哭聲自外來者，則金生負篋至也。元調、雲蛟亦死之。二人並諸生。

黃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嘉定人。幼好學，性沖和，湛靜，喜怒不形于色。至談古今忠義名節，侃侃持論，不少假借。崇禎十六年成進士，歸益研經籍，緼袍糲食，蕭然一室。福

王立諸進士悉授官淳耀獨不赴選清兵圍城佐侯峒曾禦守城破偕弟淵耀入僧舍將自盡僧曰公未服官可無死淳耀曰城亡與亡豈以出處貳心乃索筆書曰弘光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進士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嗚呼進不能宣力王朝退不能潔身自隱讀書寘益學道無成耿耿不寐此心而已遂與淵耀相對縊死年四十一暴尸七晝夜神色不變其門人私謚之

曰貞文淵耀字偉恭諸生律已嚴格與其兄相師友講學無輟至是怡然偕死

陸隴其曰先生平日孝友忠信取不苟泊然於富貴而發憤於正學孜孜矻矻惟以聖賢為己任此其所以能臨利害而不變也欬

夏允彝字彞仲松江華亭人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是時東林講席盛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允彝與陳子龍何剛徐孚遠等亦結幾社相應和由是名重海內崇禎十年成進士授長樂知縣會

丁母憂歸北都變聞毀家倡義走謁史可
 法與謀興復福王立乃還及南都失徬徨
 山澤間欲有所為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
 等皆死乃賦絕命詞自沉于松塘尸浮水
 面衣帶不濡唐王贈左春坊庶子謚文忠
 子完淳字存古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年
 十三擬庾信大哀賦才藻橫逸江左罕儔
 丙戌上書監國授中書舍人明年以子龍
 獄詞連及逮下獄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
 首臨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允彞兄之地
 字元初以諸生貢於廷有聲以匿陳子龍
 清兵捕之乃謁文廟自縊于復聖顏子位
 旁

勤本曰彞仲有經世之志好獎勵後進片
 善必稱人多因以成材者其所學歷朝制
 度昭代典章靡不賅貫名傾四方書問疇
 荅日無暇晷曷橫雲山人言其獨處一室志
 常在天下與卧子齊名晚節亦
 畧相似可謂白首同歸云

陳子龍字卧子松江華亭人生有異才以
 經世自任工舉子業兼治詩賦古文與江

右父南英爭名登崇禎十年進士。選紹興推官。以定亂功擢兵科給事中。命甫下而京師陷。乃事福王。上書言事。皆當時至計。而莫之能用也。明年二月乞終養去。南都不守。閏六月松江兵起。子龍設太祖像誓衆為守城計。閩中授兵部右侍郎。浙東授兵部尚書。八月李成棟破松江。子龍以祖母在匿深山。無何吳勝兆之事起。勝兆提督松江長洲諸生戴之雋。客其處教之。陰遣人約舟山黃斌卿令舉兵。事露窮。治其獄。詞連子龍。子龍亡命。同夏之旭奔嘉定。告急于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遷崑山。顧天達所當事。跡至嘉定。執岐曾別遣兵圍天達家。遂獲子龍。鎖舟中。泊跨塘橋下。子龍乘間躍入水死。

勘本曰。卧子不獨文行高邁。其見專遠。到尤為人所弗及。史閣部退保揚州。危不可支。猶進。泚女于元輝殿。選御。當時無敢言及者。卧子入國門。不數旬。即疏言之。嗟乎。卧子死而蘓杭郡縣間。有文以明倫堂。為位哭之者。亦宜也。卧子為文。以漢魏為

宗其駢儷之射雖徐庾弗能過所謂死者其糟鬼不死者其精英耶

吳應箕字次尾號樓山貴池人善古今文
意氣橫厲一在崇禎壬午以鄉試副榜貢
入京公卿以下咸加禮異眎其臧否為榮
辱阮大鍼在南都應箕集諸名士出防亂
公揭諫逐之大鍼不敢較然憤甚欲得而
甘心焉後大鍼得志周鑣下獄應箕入眎
大鍼急捕之廼乘夜亡去及南都不守起
義旅應金聲攻池州復建德諸縣清兵逼

戰潰被獲不屈將戮之市應箕曰此非死
所至松林曰可矣一卒以刀擬之叱曰吾
頭豈汝可斷耶乃伸頸謂總兵黃某曰以
此煩公然勿去吾冠將以見先朝於地下
也其就刑處至今血迹猶存洒之不去

案先生赴義之後侯方域叙其遺集又作
文祭之今由其言觀之則先生非特以區
區一文氣節相砥礪其知之深矣因付其
事畧于左云

方域字朝宗商丘人崇禎中應試舉南省
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歸主雪苑社嘗與

應箕夏允彝登金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
悲歌有極目神州舍我誰濟之歎防亂公
揭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亦
域亦與焉左良玉兵下大鉞欲借題報怨
即敷言歸德侯生將內應於是縵騎四出
闔城鼎沸矣方域時寓湖上以書詆大鉞
其詞不惡而嚴所著有壯悔堂文十卷與
長洲汪琬寧都魏禧並稱為三大家云

北都之亡天下大勢已去矣而史閣部

忠義奮發提兵江潁以當南北之衝將

圖興復奈何權奸掣其肘卒使兵頓餉

竭揚州一失南都不守焉而金正希等

號召義旅欲有所為事雖無成然其義

聲之所激至窮山絕谷布衣韋帶之士

或東西犄角或所在嘯聚甚至海濱蠻

島浪楫風帆保其冠裳及數十載而弗

替矣嗚呼盛矣哉若左仲及奉使不屈

而死所謂不辱君命者可以為使臣之

模範也矣

遺言類記卷之七



安藝 吉村駿 輯

永訣詞

太傅文淵閣大學士張肯堂

肯堂字載寧，號鯤淵，松江華亭人。天啓五年進士，知濬縣。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賊陷鳳陽，條上滅賊五事，出按福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還朝，掌河南道，條奏時事，詞旨懇切，帝多嘉納。旋遷大理寺丞，頃之以右

僉都御史巡撫福建南都立選兵三千入
衛令部將周蕃率之助防江時汀漳間有
賊數萬出沒剽掠肯堂勦撫並用踰年悉
平南中亡總兵鄭鴻達擁唐王入閩肯堂
勸進以翼戴功進太子少師丙戌正月請
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旅而王由
仙霞趨浙東與相聲援乃加少保給敕印
便宜從事鄭芝龍懷異心陰沮之於是自
募得六千人屯鷺門是秋七月聞王親戎
出延平且幸贛州方引領望消息而芝龍
驀引清兵追王執王去乃痛哭誓不欲生
會周鶴芝軍至與謀出師破海口諸城清
兵勢盛鶴芝度不能抗由閩入浙有周洪
益者劫肯堂入滄州滄之總兵官黃斌卿
留之斌卿無遠畧但謀厚自封殖以偷安
海外肯堂不得志栽花種竹作寓生居記
以見志無何定西侯張名振等奉魯王至
力勸斌卿奉迎不聽斌卿死魯王入舟山

拜東閣大學士時扈從至者太保沈康荃以肯堂耆德宿望讓為首揆而國事盡歸名振肯堂亦不得有所預終日咄咄至憤恨不食然老成持正中外倚之郟中築雪交亭夾一梅一梨花開則兩頭相接嘗歎謂部下汝應元及門下士蘇兆人曰此吾止水也嘗撫其孫茂滋顧應元曰下官一綫之託其在君乎於是驀然去披緇普陀而兆人終始相從居二年辛卯八月清兵

乘天霧集螺頭門名振奉王航海去命肯堂留守城中兵六千居民萬餘堅守十餘日城破先一夕少保吳鍾巒至與作永訣詞因謂家屬曰毋為人辱比晨集雪交亭蟒玉南向坐令四妾一子婦一女孫先死呼茂滋曰汝不可死然得全與否非吾所能必已甫引繯家人報蘇儀部即兆人書絕命詞於襟曰保髮嚴臣節扶明死縊庶下亟呼酒往酌之曰君少待我遂復入繯以卒九

月二日也茂滋狂號欲共死中軍將林志
燦林桂掖之行甫出門而亂兵集茂滋脫
去志燦桂等格鬪死茂滋尋被執後賴應
元等救之以免

虛名仕載誤塵寰晚節空愁學圃間難賦歸來
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君恩未報徒長恨臣
道無虧在克艱留與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
輕刪

古高陽氏曰。歎康鯤淵先生。以經世之學。為循吏。為名諫臣。為賢節度。而惜乎任之。

皆不以用之皆不能盡其才。入閩後稍。可為而復為。芝龍所沮。入舟山後則肅。定西平西蕩湖。輩方席爭之際。在朝公卿。咸自危若朝露。賴以至誠宿望之調護。其間也。臨難與宗伯吳穉山先生訣。作絕命詞。後制府懸賞購此手蹟。一老兵得以獻。賞之不受。曰藉慰公昭忠之意。非羨金也。事平雪交亭。就其地。其梅與梨。獨無恙。一時。亡國大夫。賸念不置。黃都御史梨洲。接其種於姚江之黃竹浦。高武部藥菴。宇泰。接其種於甬江之萬竹嶼。於是雪。其種於甬江之萬竹嶼。於是雪。交之名有嗣。而鯤淵之祀竟斬。

吳鍾巒字峻伯號穉山學者稱為霞舟先
生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少為諸生出入
文社講會者四十餘年海內推為名宿以

貢教諭光州學。從河南鄉舉登第。時年已五十八矣。授長興知縣。南渡。陞禮部主事。未上而國亡。乃轉赴閩中。唐王以原官召。轉員外郎。上書言國事。時宰不悅。鍾巒曰。今日何等時尚。欲拒人言耶。出為廣東副使。未行而國又亡。遁跡海濱。丁亥。魯王入海。鄭彩以其軍奉之。至中左所。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鍾巒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濟不濟以死繼之。乃入朝拜通政使。進禮部尚書。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率之見於行朝。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巒曰。此與陸君實舟中講大學正心章一例耳。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所。可否遂退。處補陀。辛卯秋。舟山師潰。乃慷慨謂人曰。昔者吾友李仲達死。奄禍吾尚為諸生。不得請死。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為遠臣。不得從死。閩事之壞。吾已辭行。在不得驟死。吾老矣。不及此時。此土死得。

明白乾淨。即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謝吾友。見先帝於地下。我乃復渡海入城。九月二日。與張肯堂訣曰。吾於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坐。積薪其下。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自焚死。時年七十五。子福之。字公介。少聰穎。留心經濟。乙酉常州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約其友任源邃同就總兵李氏其史失名軍以應之。屢與清兵戰。越三月。總兵敗死。福之自書其襟曰。我生不辰。遭此兵燹。從李勤王。冒死不避。血戰三月。誓死不二。再舉再克。全軍失利。公既成仁。我亦取義。不揣小子。敢附斯意。遂自沈於湖以死。

歲寒松柏集客問節錄

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

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
而用之用為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
邊息警用為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
南寢謀用為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
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
用即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疎
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錮其黨而并其同
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豢養
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

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為補救及其亡
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烈女不更二
夫況薦枕席於手及其夫之人乎若輩之
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國也吾
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
子者又焉容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
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
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
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

事易曰：介于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又曰：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乃慨然而退。

撫遺曰：霞舟先生年未三十，即嶽稱人師，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泊至海上，有稚山集、行在弱冠時讀王文成傳習錄，悅之，已聞顧端文講學東林書院，執經以從。又遊高忠憲之門，其門下最著者為江陰李忠毅、應昇忠毅、忤魏奄，緹騎逮入京，道武進，先生逆之歸家，具飲餞，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更讀書。曰：弗為真讀書人，則已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真先生讀書乎。

因相與訂誓相而去先生集累朝革命間諸忠上自夷齊下迄遜國名曰歲寒松柏集時流離海上或有勸之歸者復作止歸說以謝之

錢肅樂字希聲號止亭鄞縣人臨江知府

若虞孫寧國知府敬忠字孝直号玉塵血疏救父南都立三

疏言事兄子也崇禎十年成進士授大倉知州

嘗撰崑山崇明事兩縣民皆立碑頌德遷

刑部員外郎尋丁內外艱乙酉六月杭州

不守寧波鄉官議納款肅樂建議起兵會

鄞有六狂生者董志寧陸宇焯張夢錫華夏王家勤毛聚奎遮

拜肅樂倡首士民集者數万人肅樂封府

庫收符鑰以墨線視師聞魯王在台州遣

張煌言奉表請監國會紹興餘姚亦舉兵

王乃赴紹興行監國事召肅樂為右僉都

御史畫錢塘而守當是時總兵王之仁及

大將方國安竝加封爵號正兵食用寧紹

台三郡田賦謂之正餉肅樂所領義兵則

取給於富室之樂輸謂之義餉未幾正兵

并取義餉而義兵恒缺食肅樂屢疏告但

叙其十捷功。加右副都御史。閩中唐王立。詔至。朱大典與肅樂議以大敵在前。而同姓先爭。豈能成中興之業。宜權稱皇太姪。報命議大不合。已而謀言清兵將自海道來。乃移守瀝海。時餉終無所得。疏言。臣師二千。既無分地。勢須遣散。願率家丁數人。從軍自效。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王溫旨慰留。而諸將益蜚語。謂將棄軍逃閩。遣客刺之。於是拜表棄軍。以行。言臣

從今披髮入山。永與世辭。請賜偵迹。斷不入閩。以遭殄滅。遂入温州。是為丙戌五月。不三旬而江上破。唐王召之。甫入境。王已沒。遂與諸弟隱海壇山。採山薯為食。明年。魯王次長垣。召為兵部尚書。明年拜東閣大學士。唐王雖沒。而其將徐登華為守。富寧魯王遣大學士劉中藻攻之。登華欲降。疑未決。曰。豈有海上天子。舟中國公。肅樂致書曰。將軍獨不聞南宋之末。二帝在海

上文陸並在舟中後在遂以正紗歸之而况不為宋末者乎登車遂降鄭彩專柄連殺熊汝霖鄭遵謙肅樂向有血疾至是憂憤交至連江失守聞之以頭觸枕死血疾大動因絕粒監國賜藥亦不肯進六月卒於琅江年四十三訃聞魯王震悼輟朝三日親製文賜祭九壇贈太保吏部尚書謚忠介子兆恭歷尚寶丞

勘本曰甬上錢氏世為右姓忠介七世祖與以侍郎管廣西布政使最有名祖若慶

知臨江府為萬曆直臣以忤江陵幾死於獄忠介才九歲間呈所作帖括臨江喜曰鵬虞翁有孫矣故字曰虞孫狀貌最文弱而守義甚剛素病咯血因禱雨走烈日中鰲脊骨立民環泣請止曰無歲將無民又焉用我相對哭皆失聲病幾以此至不起侍郎錢謙益林居延攬天下士歸門下知忠介名百方招致之卒不逞公著有正氣堂集南征集亂後卷帙零落全氏為之編次以存云

張煌言字元著號蒼水鄞縣人父圭章刑部員外郎母趙感異夢生而神骨清頰豪邁不韞能文章善騎射常感情憤國事及錢肅樂集師煌言獨先至肅樂且喜且泣

即遣之天台迎魯王授行人加翰林院編
修入典制誥出籌軍旅閩中頒詔之後自
請為使釋二國嫌丁亥肅樂奉魯王出師
於閩時唐王浙東山寨亦群起遙應煌言
復集義旅剖上虞之平岡己丑徙居健跳
庚寅閩師敗退保舟山舟山破扈魯王再
入閩次鷺門時招討鄭成功遙奉隆武為
號於魯王則修厲公之敬而已惟煌言以
張名振軍為衛成功因之有加礼煌言亦

極推其忠癸己招軍天台明年軍吳淞以
名振軍入長江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
陵三軍慟哭遂乘流東下仍駐滙州是年
名振卒遺言盡以部下歸之於是軍容始盛
丁酉王去監國號通表滇中永明王遣使
加煌言兵部左侍郎戊戌七月成功興師
以監軍會之北行泊舟羊山山故多羊見
人馴擾然弗可殺殺則風濤立至軍士不
能戒烹之羊熟而禍作碎船百餘遂反旆

之滷州治舟已亥五月會於台悉師以行
次崇沙時清兵於金焦間以鐵鎖橫江潭
家洲岸皆西洋大礮雷鉤而煌言孤軍出
入其間成功遣將助之而舟多為礮沒不
得前遂襲儀真未至而士民迎降七月朔
以哨卒百人乘虛掠江浦取之大江南北
相率送款得四府三州二十二縣煌言考
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衛人士多詣軍
門願受約束歸許起兵相應八月方詣徽

受降而江寧之敗聞乃亟返蕪湖江督郎
廷佐復以書招嚴拒之廷佐乃護舟師扼
其歸路下流已梗煌言與諸將議將入鄱
陽號召江楚舟次銅陵與援師之自楚來
者遇奮擊之沉其四舟已而夜戰不利乃
焚舟登陸士卒尚數百人轉入英山追者
至衆皆竄相從止一童一卒迷失路賂土
人為導變服夜行天明而跡之者夥導者
脫去以賂散諸跡者然茫茫無所歸念皖

有故人賣藥姑投之投則故人無在也故
人之友亦以觀變自江上來者識為張司
馬憐其忠悃教之由掖陽渡黃湓溯江而
上抵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亂山間比
又病瘥力疾趨休寧買棹入嚴陵出天台
達海壖復樹纛鳴角招集散亡成功聞之
遣兵來助遣使告敗於滇且自引咎永明
王勅慰問進本部尚書壬寅滇吾無王矣會
亦卒於臺乃哭曰已矣吾無望矣會閩南諸
遺老以成功卒謀復奉魯王為監國貽書
來商即以書約成功子經勸以大舉是年
浙督與清所遣安撫使各以書相招畚書
謝之畧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
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桑梓乃因國事之
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今執事既以保兵
息民為言則莫若盡復濱海之民即以濱
海之賦畀我在貴朝既捐棄地以收人心
在不佞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

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則當夕挂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督府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于此。閩南消息既杳，鄭經則偷安海外，因悒悒日甚。甲辰六月，散軍居南田之懸巖，懸巖在海中，荒瘠無人煙，惟山南有汊港，可通舟楫，而其北則峭壁巉巖，人不能及，遂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是時閩粵俱靖，惟煌言獨在。議者謂煌言不死，海寇且復逞也。繫累其妻子族屬，以待募得其故校，使投滄州之普陀，偽為行脚僧，以伺會。煌言告糴之舟至，糴人昵其故侶，且為僧，不忌之。故校遽出刀脅之，其將赴水死，又并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則不

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為備矣。故校乃於夜半潛出山背，緣羅踰嶺而入，暗中執煌言，并子木冠、玉舟子三人。七月十七日也。越二日，至寧波，投督張杰，以轎迎。煌言方巾葛衣，入杰延以客禮，舉酒屬曰：「遲公久矣。」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今日至此，速死而已。」比至杭州，供張如上。賓督撫而下皆敬之。凡故時部曲之內圻者，許得

存問。官吏覩見，亦弗禁。省中人賂守者，以得覩一面為幸。九月七日，赴市，遙望鳳凰山一帶，曰：「好山色。」賦絕命詞，挺立受刑。年四十五。子木冠、玉舟子並從死。子萬祺，擢至鎮江。先三日死。浙人張文嘉、萬斯大等舉煌言骸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三人圻焉。

勘本曰：初公之航海倉卒，不得盡旗行。我世祖以公有父命，勿藉其家。已亥始被藉。然猶令善遇之，勿囚其赴省時。大吏遣官護行。公出寧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孤故。」

鄉父老二十年之望比登舟有防卒史丙
者中夜望蓬下唱蘇武牧羊曲公披衣起
扣舷和之且酌予酒勞之曰爾亦心人也
吾志已定爾無慮後公之詩文集皆丙所
藏或有從而購之者丙曰公之真蹟吾日
夕焚香拜安得付子公著有奇零草水槎
集北征錄
采薇吟

魯監國遜跡海瀕飄播於蠓灘鼇背之
間苟延殘喘而張太傅吳宗伯間關茹
苦恬死相從焉錢忠介公一門忠義之
盛實為古今希覲張司馬晚歲屢起屢
蹶其死獨後而其節尤苦嗚呼諸公之

精忠烈志昭昭乎與日月爭光者歟

遺言類記卷之八

安藝 吉村駿 輯

絕命詩

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瞿式耜
 式耜字起田常熟人萬曆中進士崇禎初
 擢戶部給事中頌揚漣魏大中周順昌為
 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賜謚未幾陳
 時務七事又極論館選奔竟之弊坐事貶
 謫遂廢於家福王立起應天府丞巡撫江

西明年南京破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式
耜拒不往與中軍焦璉謀曰思恩參將陳
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唐王監國擢兵部右
侍郎協理戎政丙戌九月清兵破汀州唐
王已及於難式耜與丁魁楚等議立永明
王由柳王監國肇慶府進吏部右侍郎未
幾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趣王移梧避之
式耜謂今日之立為祖宗雪仇恥正宜奮
大勇以號遠近苟自懦外棄門戶內釁蕭

牆國何以立爭之不得王遂越梧而西丁
亥永曆元年清兵破肇慶逼梧王欲走依
何騰蛟於湖廣丁魁楚呂大器皆棄王去
式耜及吳炳吳貞毓等從乃由平樂抵桂
林式耜肅殿陛勅守禦誕告楚蜀各鎮清
兵襲平樂分兵趨桂林王將走全州式耜
極陳桂林形勢請留不許自請留守許之
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兵二部尚書賜劍
便宜從事平樂潯州相繼破三月清兵薄

桂林以騎數十突入文昌門登城樓瞰式
耜公署式耜急令援將焦璉拒戰戰守三
月璉功最多式耜立矢石中與士卒同甘
苦積雨城壞吏士無人色式耜督城守自
如故人無叛意援兵索餉而嘩式耜括庫
不足妻邵捐簪珥佐之既而璉兵主客不
和譟而去城幾破者數矣會陳邦彥等攻
廣州清兵引而東桂林獲全璉亦復陽朔
及平樂陳邦傳亦由潯復梧州王聞捷封
式耜臨桂伯璉新興伯式耜初請王返全
州不聽又請還桂林王已許之會武岡破
王由靖州走柳州式耜復請還桂林十一
月清兵自湖南逼全州式耜偕騰蛟拒却
已梧州復破王方在象州欲走南寧以大
臣力爭乃以十二月還桂林二年二月郝
永忠辟興安戰敗奔入桂林請王即夕西
走式耜力爭不聽左右皆請速駕式耜又
爭王曰卿不過欲予死社稷爾式耜泣下

沾衣夜半王甫行永忠即大掠捶殺太常
卿黃太元式耜家亦被掠明日式耜息城
中餘燼安撫遠近焦璉及諸鎮胡一青等
各率所部至騰蛟軍亦至三月清兵疑桂
林有變來覈乃與騰蛟督諸將拒戰城獲
全時王駐南寧式耜遣使慰三宮起居王
始知式耜無恙為泣下詔賜金印一文曰
精忠貫日閏三月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
桓皆歸順式耜請王還桂林王從成棟請

將赴廣州式耜力爭之乃駐肇慶成棟疏
稱式耜擁戴元勛不宜久在外請召還使
者數至式耜固辭乞骸骨不許遂以國事
讓成棟已請留守桂林十一月永州衡州
並復以機會可乘請王還桂林不納式耜
身在外政有闕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
難相隨休戚與共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
得與聞王為褒納是時成棟子元允專朝
政知敬式耜袁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遂爭

相倚附三年正月時魁等逐朱天麟占式
耜入直以文淵閣印畀之式耜遂不入未
幾騰蛟聲桓成棟相繼敗歿國勢大危朝
士方植黨相角式耜不能禁四月清遣使
貽書招式耜不從四年正月南雄破王懼
走梧州式耜疏留之不聽九月全州破開
國公趙印選居桂林衛國公胡一青寧遠
伯王永祚守溶江皆懼不出兵清兵遂入
嚴關十一月五日式耜檄印選出城為戰
守計不應再趣之則盡室逃一青等亦逃
去永祚迎降城中無一兵式耜衣冠端坐
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勛請上馬速走
式耜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自靈
川至曰事迫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
臣知有封疆封疆既失身將安往子無城
守責盍去諸同敞正色曰昔人恥獨為君
子公顧不許同敞共死乎式耜喜取酒與
飲是夕兩人秉燭危坐黎明數騎至式耜

曰吾兩人待死久遂與偕行至則踞坐於地諭之降式耜以死自誓不復一言幽於民舍雖異室聲息相聞兩人日賦詩唱和得百餘首至閏十一月十有一日將就刑從容肅衣冠南向再拜訖至風洞山下飲刃死天大雷電空中震擊者三遠近稱異同敞大學士居正曾孫有文武才每戰輒躍馬獨出為諸將先年四十無子妻早卒蕭然一榻而已至是竝見殺既死同敞屍

植立首墜躍而前者三人皆辟易

從容待死與城亡千古忠臣自主張三百年来恩澤久頭絲猶帶滿天香

案先生為錢謙益門人謙益字受之號牧齋以文章擅名天下已居大位及清師定江南首先出降不啻與先生薰藉相及今因錄先生之事亦深為謙益惜也

何騰蛟字雲從黎平衛人天啓初舉於鄉崇禎中授南陽知縣福王立加兵部右侍郎尋命總督湖廣雲南貴州廣西軍務無何左良玉反邀騰蛟偕行不可則盡殺城

道言卷之八
中人以劫之士民爭匿其署中騰蛟望大門縱之入良玉破垣舉火避難者悉焚死騰蛟急解印付家人令速去將自剄為良玉部將擁去良玉欲與同舟不從乃置之別舟以副將四人守之舟次漢陽門乘間躍入江漂十餘里漁舟救之起則關壯繆廟前也家人懷印者亦至相視大驚覓漁舟忽不見遠近共詫為神助益歸心焉乃從寧州轉抵長沙集諸屬吏堵允錫嚴起

恒等痛哭盟誓分士馬舟艦糗糧各任其一兵勢稍振李自成斃於九宮山其將劉體仁郝搖旂等歸騰蛟唐王大喜立拜騰蛟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封定興伯仍督師部置降卒參以舊軍並開鎮湖南北所謂十三鎮者也丙戌正月拜表出師赴湘陰期大會諸鎮觀望獨李赤心自湖北至為清兵所敗而還諸鎮兵遂罷騰蛟威望由此損永明王立為武英殿大學士明

年進爵為侯二月清兵破全州郝永忠兵潰奔桂林逼王西騰蛟自永福至與瞿式耜等分門拒守會清兵在湖南者姑退騰蛟克復全州所失地多復議進兵長沙已而諸將不和悉潰去騰蛟至湘潭湘潭空城也已丑正月清兵逼長沙知騰蛟居空城遣將徐勇引軍入勇故部下舊將率衆羅拜勸之降騰蛟叱之遂擁以出至長沙絕粒七日不死乃見殺永明王聞之哀悼

甚至賜祭九壇贈中湘王謚忠烈官其子

文瑞僉都御史

撫遺曰何忠烈公身歷四朝曾藏萬甲戎車載輿宵旰无安於全楚疆場之計可謂堅志如城鞠躬盡瘁實自史督輔後一人也迨其沒而楚民為之立祠祀焉

永明王之走緬甸也昆明諸生薛大觀歎息曰不能背城戰君臣同死社稷顧欲走蠻邦以苟活不重可羞耶顧子之翰曰吾不惜七尺軀為天下明大義汝其勉之之翰曰大人死忠兒當死孝大觀曰汝有母

在時其母在旁顧之翰妻曰彼父子能死忠孝吾兩人獨不能死節義耶其侍女方抱幼子問曰主人皆死何以處我大觀曰爾能死甚善於是五人偕赴城北黑龍潭死次日諸屍相牽浮水上幼子在侍女懷中兩手堅抱如故大觀次女已適人避兵山中相去數十里亦同日赴火死有那嵩者沉江土官也世為知府嵩嗣職循法無過王走緬甸過沉江嵩與子肅迎謁供奉

甚謹設宴皆金銀器宴畢悉以獻曰此行上供者少聊以佐缺乏耳後李守國號曰諸土司兵嵩即起兵應之已而為吳三桂攻敗城陷登樓自焚闔家皆死其士民亦巷戰死

案一土司一諸生耳而慷慨殉義如是當時擁名城享厚糈而降竄恐後者亦獨何心况如吳三桂初效包胥之哭一掃闖賊已而受覺羅氏封爵緬甸之役首請大舉遂令人以帛縊殺永明王嗚呼慘矣而忍至斯然則他人之罹其荼毒何限

瞿留守何忠烈之於永明王也或綢繆

遺言類記卷之八
乎內或捍禦乎外以支撐殘山賸水之
局矣自二公致命而後文吏偷安武將
驕暴獨鄭成功以彼之種生於我
日本其忠貞之節傳之子孫奉永曆正
朔以延明祚於孤鳴環瀛之間者逮二
十年矣嗚呼國以一人存者是之謂歟

遺言類記卷尾



明治四年辛未九月上梓

東京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和泉屋金右衛門

西京 勝村治右衛門

北村四良兵衛

大坂 秋田屋太右衛門

發行

書林

